

中國新詩 百年志

理论卷·上

中国作家协会 诗刊社 编

Zhongguo Xinshi Bainianzhi
lilunjuan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國新詩 百年志

理论卷·上

中国作家协会 诗刊社 编

Zhongguo Xinshi Bainianzhi
lilunju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诗百年志. 理论卷 / 中国作家协会 诗刊社编.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008-6595-7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新诗—诗歌理论—中国—现代 IV. ①I2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20745号

中国新诗百年志·理论卷

-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葛忠雨 刘冠华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56.75
字 数 992千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28.00元 (上、下)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新诗百年志》编辑委员会名单

编辑委员会主任 吉狄马加

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商震

编辑委员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延滨 西川 刘福春 刘立云

吉狄马加 朱先树 吴思敬 李少君

张清华 林莽 娜夜 唐晓渡

寇宗鄂 商震 谢冕 蓝野

霍俊明

执行编辑 刘立云 刘福春 霍俊明

《中国新诗百年志》总序

吉狄马加

从1916年胡适创作《蝴蝶》一诗算起，中国新诗迄今走过了一百年历程。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新诗从引进、培育到大面积繁殖和生长，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发展速度和长足的进步，有目共睹。熟悉中国诗歌发展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新诗差不多与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同步进行，但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代表性诗人和重要诗作出现。时至今日，新诗已经成了我们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国新诗从诞生之日起，尤其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持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勃勃生机。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即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来的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中，新诗正常发展的轨迹有所改变，但无论在解放区还是在国统区，诗人们都不约而同地以新诗为武器，勇敢地站在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暴行，捍卫民族尊严的最前沿，让诗歌发出了人民的心声，时代的强音。此后，中国经历了各个时期的动荡、重整和艰难前行，但新诗发挥的作用从未中断。新中国诞生之后，虽然海峡那边的诗人生活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下，可是他们也从未停止过对民族精神的咏叹，对故土的思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一百年的中国诗人，是有着崇高使命和担当的一群人；中国新诗，既承载了民族图强和振兴的命运，也保存了历史的记忆和温度。中国新诗走过的历史，是始终与国家 and 民族的命运相联系的历史，今天对它进行全方位的回顾和梳理，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我们更没有理由为新诗百

年所取得的成就缺乏足够的自信，只有这样我们所秉持的历史态度才是正确的和客观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新诗百年到来的时候，编纂一部中国百年新诗选，对于总结中国新诗创作的成就和经验，发扬新诗创作的优良传统，加强民族优秀文化的积累，进一步繁荣诗歌创作，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由中国作家协会委托诗刊社编纂的《中国新诗百年志》，承担的就是这样一项任务。

为体现《中国新诗百年志》的权威性，该书组织者郑重聘请当下诗坛令人尊敬的17位教授、专家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诗人组成编委会，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吸收各方面研究成果。初选篇目产生后，先后召开三次编委会，对所选篇目和诗人进行反复筛选和考量。达成共识的是，新诗发展到今天，凝结着一代代诗人的聪明才智和心血，所取得的成就是各历史时期、各种流派和各民族诗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因此，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发展的眼光，真正立足于诗歌美学和诗歌历史学的综合标准，做到兼收并蓄，海纳百川，不唯流派、主义、风格、社团和群落，尽最大可能地呈现和还原百年新诗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目的是把各历史时期最好的诗人和最经典作品遴选出来。对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诗作，则感到有待时间的检验和淘洗，应当从严考虑，坚持优中选优。最后，由编选小组列出名单，以票决的方式决定取舍。大家认为，以中国作家协会的名义编选《中国新诗百年志》，必须做到严谨、公正、公开，具有最大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

新诗百年之际，以及几年前，陆续有纪念新诗百年的诗歌选本和诗歌大系出版，应该说，这些选本和大系各有特色，各有所长，都为总结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新诗百年志》独辟蹊径，以史志的方式编选，这种尊重历史，还原历史，为中国新诗百年发展史清

晰地划出一条轨迹的编选方式，既体现了中国作家协会作为组织方的博大胸怀，又别出心裁，为如何看待中国新诗百年史，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路径。我们相信，它与其他选本和大系放在一起，可谓相得益彰。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中国新诗百年志》还专辟了诗歌理论与批评卷，从而将新诗发展过程中新诗理论与批评的建设及其重要性凸显出来。新诗创作和新诗理论是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及时地总结和梳理一百年新诗和新诗学的得失成败，对于今后中国新诗的实践和诗学发展都将留下重要的参照和启示。这也正是中国作家协会启动、编纂和出版《中国新诗百年志》的出发点。

回顾百年新诗的发展历程，有成功，也走过一些弯路，自然亦有不足和值得重新反思的缺憾。新诗的起步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白话文写作开始的，这其中既有现代知识分子在追寻诗歌的现代性或先锋性的一面，同时也有对中国传统诗歌和诗学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因而其历史局限性也是比较明显的。从新诗发轫期，更多的诗人是通过译介取法于西方现代诗歌，不同流派和风格的中国现代诗人几乎都能够在西方诗歌中找到某种精神上的对应和诗学渊源。吸收西方诗歌的营养，这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情理之中的，诗歌要在吸收和借鉴中多元发展、不断创造。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世界诗歌发展史上，许多国家的诗歌也都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在接受西方诗学的过程中汉语新诗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在不同阶段也涌现出了重要的诗人、诗作。到了当代，因为特殊的政治文化原因，中国新诗与外来诗歌的联系若即若离，横向的学习更多地来自于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二十世纪进步左翼诗人的作品，在一个时期曾试图在民歌加古典的道路上进行探索，其初衷是好的，但是一拥而上的诗歌大生产方式也曾导致诗歌发展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需要纠正的问题，对此也要以史为

鉴。到了新时期，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中国诗歌再一次出现了极大的繁荣，几代诗人创作热情焕发，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得以涌现。继承、发展和弘扬中国诗歌传统成为诗人的自觉选择，特别是国家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向外来优秀诗歌的学习也呈现出更为开放的态势，在经过归来者诗群、朦胧诗、第三代诗、20世纪90年代诗歌以及21世纪以来的诗歌多元化的迅速发展，新诗才在本土化的道路上走出了更为坚实的步伐。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新诗的创作从未与中国数千年的诗歌传统有过断裂的时候，它有的只是一种在内容和形式上新的发展，无论是在诗歌美学精神的承接上，还是在诗歌语言内在的传承中，毫无疑问，近一百年的中国新诗都是对这一伟大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尤其令人可喜的是，晚近时期，中国诗人开始重新向古代诗学传统致敬并转换为具有本土精神的诗歌写作，新诗的发展前景将更为广阔与辉煌。

在全球化的今天，诗歌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新诗无论是在对外传播、译介、创作还是理论建设，在近些年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百年中国新诗正是从尝试和试验起步，一步步走向了它的成熟期。在当下文学大好的环境下，伴随着诗歌创作、译介和评论的繁荣，中国新诗在下一个一百年的发展将诞生一个又一个醒目的奇迹。

任何选本，即使具有清晰的思路，占有最充足的资料，也难免挂一漏万，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中国新诗百年志》亦然。在它即将出版时，我们诚恳地希望听到各种不同意见和建议。因为，我们真正想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点事情。

2016年6月

目 录

- 胡 适 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 / 1
- 俞平伯 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 / 17
- 宗白华 新诗略谈 / 26
- 康白情 新诗底我见（有引） / 29
- 西 谛 论散文诗 / 44
- 周作人 论小诗 / 51
- 郭沫若 论节奏 / 57
- 穆木天 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 / 63
- 王独清 再谭诗——寄给木天、伯奇 / 71
- 饶孟侃 新诗的音节 / 80
- 闻一多 诗的格律 / 86
- 沈从文 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 / 92
- 梁实秋 新诗的格调及其他 / 97
- 梁宗岱 论诗 / 100
- 陈梦家 《新月诗选》序言 / 115
- 戴望舒 望舒诗论 / 123
- 同人等 关于写作新诗歌的一点意见 / 125
- 施蛰存 又关于本刊中的诗 / 127
- 林 庚 诗与自由诗 / 129
- 鲁 迅 781 致窦隐夫 / 133

- 朱自清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 135
- 李金发 是个人灵感的记录表 / 141
- 金克木 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 / 142
- 叶公超 论新诗 / 154
- 艾 青 诗的散文美 / 167
- 徐 迟 抒情的放逐 / 169
- 胡 风 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 / 171
- 废 名 新诗应该是自由诗 / 174
- 高 兰 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 / 181
- 李广田 谈写诗——文艺书简 / 192
- 袁可嘉 新诗戏剧化 / 196
- 唐 湜 论意象的凝定 / 202
- 萧 三 新诗歌的一些问题 / 207
- 臧克家 “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
——《中国新诗选》代序 / 229
- 何其芳 关于现代格律诗 / 251
- 毛泽东 关于诗的一封信 / 265
- 卞之琳 谈诗歌的格律问题 / 266
- 周 扬 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 / 273
- 叶维廉 论现阶段中国现代诗（1959） / 283
- 余光中 新诗与传统 / 292
- 洛 夫 诗人之镜
——《石室之死》自序 / 298
- 李英豪 论现代诗之张力 / 316
- 黄维梁 现代诗诗法四变 / 334

胡 适 (1891—1962)

原名嗣糜，安徽绩溪人。

谈新诗

——八年来一件大事

—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一月一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出版，里面有我的朋友高一涵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他预想从那一年起中国应该有两种革命：（一）于政治上应揭破贤人政治之真相；（二）于教育上应打消孔教为修身大本之宪条。高君的预言，不幸到今日还不曾实现。“贤人政治”的迷梦总算打破了一点，但是打破他的，并不是高君所希望的“立于万民之后，破除自由之阻力，鼓舞自动之机能”的民治国家，乃是一种更坏更腐败更黑暗的武人政治。至于孔教为修身大本的宪法，依现今的思想趋势看来，这个当然不能成立；但是安福部的参议院已通过这种议案了，今年双十节的前八日北京还要演出一出徐世昌亲自祀孔的好戏！

但是同一号的《新青年》里，还有一篇文章，叫做《文学改良刍议》，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次宣言书。《新青年》的第二卷第六号接着发表了陈独秀君的《文学革命论》。后来七年四月里又有一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一种文学革命的运动，在我的朋友高君做那篇《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时虽然还没有响动，但是自从一九一七年一月以来，这种革命——多谢反对党送登广告的影响——居然可算是传播得很远了。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活的文学。这两年来来的成绩，国语的散文是已过了辩论的时期，到了多数人实行的时期了。只有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但是现在做新诗的人也就不少了。报纸上所载的，自北京到

广州，自上海到成都，多有新诗出现。

这种文学革命预算是辛亥大革命以来的一件大事。现在《星期评论》出这个双十节的纪念号，要我做一万字的文章，我想，与其枉费笔墨去谈这八年来的无谓政治，倒不如让我来谈谈这些比较有趣味的诗罢。

二

我常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欧洲三百年前各国国语的文学起来代替拉丁文学时，是语言文字的大解放；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器俄英国华次活（Wordsworth）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改革，是诗的语言文字的解放；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绝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绝句绝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绝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

最明显的例就是周作人君的《小河》长诗（《新青年》六卷二号）。这首诗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但是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绝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周君的诗太长了，不便引证，我且举我自己的一首诗作例：

应该

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
但他总劝我莫再爱他。

他常常怪我；
 这一天，他眼泪汪汪的望着我，
 说道：“你如何还想着我？
 想着我，你又如何能对他？
 你要是当真爱我，
 你应该把爱我的心爱他，
 你应该把待我的情待他。”

……

他的话句句都不错，——
 上帝帮我！
 我“应该”这样做！（《尝试集》二，五六。）

这首诗的意思神情都是旧体诗所达不出的。别的不消说，单说“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可是旧体诗能表得出的吗？

再举康白情君的《窗外》：

窗外的闲月，
 紧恋着窗内蜜也似的相思。
 相思都恼了，
 他还涎着脸儿在墙上相窥。
 回头月也恼了，
 一抽身儿就没了。
 月倒没了，
 相思倒觉着舍不得了。（《新潮》一，四。）

这个意思，若用旧诗体，一定不能说得如此细腻。

就是写景的诗，也须有解放了的诗体，方才可以有写实的描画。例如杜甫诗“江天漠漠鸟飞去”，何尝不好？但他为律诗所限，必须对上一句“风雨时时龙一吟”，就坏了。简单的风景，如“高台芳树，飞燕蹴红英，舞困榆钱自

落”之类，还可用旧诗体描写。稍微复杂细密一点，旧诗就不够用了。如傅斯年君的《深秋永定门晚景》中的一段：（《新潮》一，二。）

……那树边，地边，天边，
如云，如水，如烟，
望不断，——一线。
忽地里扑喇喇一响。
一个野鸭飞去水塘，
仿佛像大车音浪，漫漫的工——东——当。
又有种说不出的声息，若续若不响。

这一段的第六行，若不用有标点符号的新体，决做不到这种完全写实的地步。又如俞平伯君的《春水船》中的一段：（《冬夜》一，四。）

……对面来个纤人，
拉着个单桅的船徐徐移去。
双橹插在舷唇，
皱面开纹，
活活水流不住。
船头晒着破网。
渔人坐在板上，
把刀劈竹拍拍的响。
船口立个小孩，又憨又蠢，
不知为什么？
笑迷迷痴看那黄波浪……

这种朴素真实的写景诗乃是诗体解放后最足使人乐观的一种现象。

以上举的几个例，都可以表示诗体解放后诗的内容之进步。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

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三百篇》中虽然也有几篇组织很好的诗如“氓之蚩蚩”“七月流火”之类；又有几篇很好的长短句，如“坎坎伐檀兮”“园有桃”之类；但是《三百篇》究竟还不曾完全脱去“风谣体”（Ballad）的简单组织，直到南方的骚赋文学发生，方才有伟大的长篇韵文。这是一次解放。但是骚赋体用兮些等字煞尾，停顿太多又太长，太不自然了。故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删除没有意思的煞尾字，变成贯串篇章，便更自然了。若经过这一变，绝不能产生《焦仲卿妻》《木兰辞》一类的诗。这是二次解放。五七言成为正宗诗体以后，最大的解放莫如从诗变为词。五七言诗是不合语言之自然的，因为我们说话绝不能句句是五字或七字。诗变为词，只是从整齐句法变为比较自然的参差句法。唐五代的小词虽然格调很严格，已比五七言诗自然的多了，如李后主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这已不是诗体所能做得到的了。试看晁补之的《蓦山溪》：

……愁来不醉，不醉奈愁何？
汝南周，东阳沈，
劝我如何醉？

这种曲折的神气，绝不是五七言诗能写得出的。又如辛稼轩的《水龙吟》：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
无人会，登临意。

这种语气也绝不是五七言的诗体能做得出的。这是三次解放。宋以后，词变为曲，曲又经过几多变化，根本上看来，只是逐渐删除词体里所剩下的许多束缚自由的限制，又加上词体所缺少的一些东西如衬字套数之类。但是词曲无论如何解放，终究有一个根本的大拘束；词曲的发生是和音乐合并的，后来虽有可歌的词，不必歌的曲，但是始终不能脱离“调子”而独立，始终不能完全打破词调曲谱的限制。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

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那便是自然进化。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性守旧性所阻碍，到了该实现的时候均不实现，必须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的实现，那便是革命了。一切文物制度的变化，都是如此的。

三

上文我说新体诗是中国诗自然趋势所必至的，不过加上了一种有意的鼓吹，使他于短时期内猝然实现，故表面上有诗界革命的神气。这种议论很可以从现有的新体诗里寻出许多证据。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沈尹默君初作的新诗是从古乐府化出来的。例如他的《人力车夫》（《新青年》四，一。）

日光淡淡，白云悠悠，

风吹薄冰，河水不流。

出门去，雇人力车。街上行人，往来很多；车马纷纷，不知干些甚么。

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

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

稍读古诗的人都能看出这首诗是得力于《孤儿行》一类的古乐府的。我自己的新诗，词调很多，这是不用讳饰的。例如前年做的《鸽子》（《尝试集》二，二七。）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回环来往，
 夷犹如意，——
 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十分鲜丽！

就是今年做诗，也还有带着词调的。例如《送任叔永回四川》的第二段：

你还记得，我们暂别又相逢，正是赫贞春好？
 记得江楼同远眺，云影渡江来，惊起江头鸥鸟？
 记得江边石上，同坐看潮回，浪声遮断人笑？
 记得那回同访友，日暗风横，林里陪他听松啸？

懂得词的人，一定可以看出这四长句用的是四种词调里的句法，这首诗的第三段便不同了：

这回久别再相逢，便又送你归去，未免太匆匆！
 多亏得天意多留你两日，使我做得诗成相送。
 万一这首诗赶得上远行人，
 多替我说声“老任珍重珍重！”

这一段便是纯粹新体诗。此外新潮社的几个新诗人，——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也都是从词曲里变化出来的，故他们初做的新诗都带着词或曲的意味音节。此外各报所载的新诗，也很多带着词调的。例太多了，我不能遍举，且引最近一期的《少年中国》（第二期）里周无君的《过印度洋》：

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
 也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
 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
 那里是非洲？那里是欧洲？
 我美丽亲爱的故乡却在脑后！